

文化 驿站

历史面孔 百年微笑

——邵宗武先生《我的摄影生涯》序

□ 张念贻

陕报大院工作时，邵老已经退休多年。2008年，在我家附近的青门村旧书店淘旧书，偶然发现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省展览馆的展览资料，足足两大纸箱46本，每本包括展览的目录、所有照片的底片、摄影作者的名字。干新闻工作，总是看重史料价值，犹豫再三，往返旧书店多次，反复还价买下这两箱资料，翻阅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发现，许多本资料中都署名有“邵宗武”。

没想到，我与展览在几年后结下不解之缘，相继参与众多省、市重大主题展览，2018年、2019年，陕西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、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展相继举办，作为策展团队主创，我在编辑、整理数以千计的照片过程中，再次发现众多照片的摄影作者署名“邵宗武”，印象颇深的经典照片，秦兵马俑博物馆门前，尼克松站在敞篷车上，向热情的围观人群挥手；兵马俑坑内，里根夫妇站在兵俑中间昂首向公众微笑。这些早已成为公共记忆的照片均出自邵老按下的快门。2020年，我参与编写《从群众中走来——陕西日报八十年报史》，和报社组成员先后采访陕报十余位老同志，这才算初见邵老，

百闻不如一见，当邵老亲手拿着自己拍摄的照片，讲述每一张照片拍摄背后所亲历的故事，一种鲜活感瞬间油然而生。

厚厚的两卷本《历史的见证》，上卷分为吾为政要留印迹、黄土地上耕耘人、工业生产目睹者；下卷分为留住山河留住影、传承文化传承美、景影留存耀人生。活生生的影像、沉甸甸的记忆，这是一个党报摄影记者镜头下长达半个世纪的陕西记忆，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陕视察，到外国政要来陕参观；从包括工农商各行各业的重大建设项目，到重大先进典型人物；从三秦大地日新月异的重大变迁，到三秦父老安居乐业的幸福场景，这是胶片新闻摄影的历史见证，那些经过黑白到彩色冲洗的照片，是与时代风雨同行的初心与匠心。新闻摄影“一图胜千言”，时代的气息往往借助记者的镜头扑面而来，“今天的新闻，明天的历史”，当我们重温这些历史的瞬间，往事并不如烟，竟是那样地生动与真切。

《历史的见证》的扉页上，邵老写道：“摄影是真实景物在平面里得到影像记录或反映的过程，摄影对记载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

的历史意义，尤其是新闻摄影，更是事件真实场景的历史再现。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，是对党和人民负责；保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，更是对党、对人民、对历史的一份责任和担当。”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名党报摄影记者毕生热血的明证。

《历史的见证》可以说是邵老毕生摄影的集大成之作，得到包括杜耀峰、任中南、张富汉、曹谷溪、肖云儒、巩志明等众多名家热情撰写序言、评论。据说，已经算是为新闻摄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邵老找到我讨论编辑出版《我的摄影生涯》时，我反复听取他的想法后，大致能够明白他的“未了之音、未尽之意”，那就是那些历史进程中至今鲜活的面孔、那些生动的微笑，比如延安“三老”，比如北京“知青”，比如“延安十三棵青松顶着风雪送北京”——是的，是曾经绽放在这片土地上的珍贵的微笑、历史的微笑。

“摄影，为人民立传。”在一篇访谈中，邵老如是说。诚然，当邵老即将登临百年山顶，丹心一片仁者寿，如不老之松，深情回望百年那些依旧生动鲜活的历史面孔，百年笑望，笑望百年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似水 流年

父亲的月光

□ 杜庆节

大手摸摸我的头。那时候，觉得父亲懂得真多，连月亮都能写成诗。

夏天的夜晚特别闷热，屋里待不住。父亲就在院子里铺张凉席，我们躺在上面数星星。他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哪个是北斗七星，哪个是牛郎织女。月光洒在他脸上，皱纹里都盛着银辉。有时候讲着讲着，他的声音就低下去，变成了均匀的鼾声。我不敢动，怕吵醒他，就盯着月亮看，看着看着也睡着了。

秋收的时候，月光成了父亲最好的帮手。他常常借着月光打场，一干就是大半夜。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总能看见他在场院里忙碌的身影。月光下，扬起的麦粒像金色的雨点，父亲的身影在其中时隐时现。有时候我趴在窗台上看，看着看着又睡着了，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件外套，是父亲半夜回来给我盖的。

冬天的月光最清冷。父亲总在这样的夜晚修理农具。他把煤油灯挂在屋檐下，但更多时候是借着月光干活。我蹲在旁边给他递工具，看他粗糙的手指灵活地摆弄那些铁家伙。月光照在他的手上，冻裂的口子格外明显。他时不时把手放在嘴边哈口气，又继续干活。他给我讲他小时候怎么偷邻家枣子的事，怎么在月光下被追着跑，逗得我直笑。那晚的月亮好像特别近，近得能看见里面的影子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去城里读书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总能看到父亲在月光下等我的身影。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月光透过树叶，在他

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远远看见我，他就举起手挥一挥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接过我的行李，默默地走在前面。月光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，我踩着他的影子走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

现在父亲老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月光下干活了。但每次回家，我还是能看见他坐在院子里乘凉。月光静静地洒在他身上，白发变成了银色。我搬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也不说，就那么坐着，听着虫鸣，看着月亮慢慢爬过树梢。

昨晚又是一个明月之夜。我起夜时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，仰头看着月亮。月光下，他的背影有些佝偻，但依然那么熟悉。我突然想起他教我的那首诗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家的月亮还是那么亮，只是看月亮的人，已经悄悄变了模样。

老家的月亮总是特别亮，尤其是夏天的夜晚，月光像水一样泼下来，把整个院子都泡在里面。父亲总爱在这样的月光下干活，他的身影被拉得老长，在院子里晃来晃去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最喜欢蹲在门槛上看父亲在月光下劈柴。他脱了上衣，露出黝黑的脊背，月光在上面镀了一层银。斧头举起来的时候闪着寒光，落下时发出“咔嚓”的声响，木柴应声裂成两半。木屑在月光里飞舞，像一群闪着微光的小虫子。父亲劈一会儿就会停下来，用毛巾擦擦汗，毛巾很快就湿透了，能拧出水来。
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”父亲虽然只读过几年书，却会背不少古诗。他总是一边干活一边教我念，声音混在虫鸣里，格外好听。我学着他的样子摇头晃脑，他就笑着用粗糙的

多少年来，每次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，都会有意或无意提及家乡秦岭深处镇安县程家川小山村的事情，抑或是一个人静下心来，细细回味着曾经农村生活的一点一滴，除了记忆中的一些人和事，更多的是曲径通幽、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，小桥流水、鸟语花香、鸡鸣狗吠的万籁声响。除此之外，就是群山环绕、错落有致的红砖青瓦，或被白灰粉刷，或被瓷砖装潢的漂亮的院落。院子里照旧养着鸡鸭猪狗猫，院外拴着牛羊驴。房前屋后，地头小坡周围是密密匝匝、茂密浓郁的树林，村子里大多长着槐树、白杨树、杏树、板栗树、柿子树、核桃树，还有令孩子们垂涎三尺的酸酸枣、野毛桃、羊奶妈等。

然而，把自己的思维无限浓缩，在可圈可点的记忆里，对家乡小山村夜思梦想，久久无法释怀和无限眷恋的情景，还是早晚从各家各户烟囱里飘散出的袅袅娜娜、扶摇直上的炊烟。烟里夹杂着饭菜喷薄散出的香味，随着田野里一阵阵风吹过，诱人的清香便弥漫开来。此时的小山村，氤氲在四处的炊烟中，温馨的感受在思绪里绵延……

美文 小札

月下蛙鸣是故乡

□ 钟芳

渐多、由轻渐重，盈盈满耳的欢快音符在静寂的夜空中清脆、悦耳，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，精彩着夏夜的美丽，一时惊喜中，我竟难以入眠，不由得拨动了儿时记忆的琴弦……

我儿时的岁月是在乡村度过的。那里遍布小河沟渠池塘，每到夏夜晚饭后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手摇着大蒲扇来到池塘边的老榕树下，讲着天南地北的事儿。孩童们疯跑着扑流萤、捉迷藏、打水仗，累了乏了，便躺在竹椅上数星星，听妈妈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，正当人们沉醉于夜晚的清凉之中，突然阵阵蛙声涌起，漾起一圈圈甜美的涟漪。稻秧坐畔，水草缝里，荷花丛中，轻重不一的蛙鸣此起彼伏，激昂亢奋地噪闹着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一波接着一波。那蛰伏了一冬的青蛙，正呼朋引伴迫不及待地夜色中，鼓起腮帮子唱起了最纯朴的乡音，或雄浑高亢或悠扬欢快或婉转缠绵，或一唱三叠别有韵味。蛙鸣阵阵，随着柔和的月色荡漾开来，酝酿着稻花香里的

丰年，丰盈着农人的梦境。

循着蛙声，走过空碧的田野，来到月光下的荷塘边，便会看见青碧似翡翠的荷叶上，坐满了一只只正瞪着晶亮大眼睛，鼓起白腹的青蛙。它们正在尽情欢歌，人走近了，才一蹬腿，扑通扑通地跳进水中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动作是那么地轻盈、那么地潇洒！“呱呱呱呱”“呱呱呱呱”“呱呱呱呱”……满塘青蛙仿佛有谁指挥似的，整齐而有序地高歌起来，身前身后，远远近近，都有青蛙在演奏它们精美绝伦的乐章，其境界之恬静和谐，是再高妙的乐师也难以合成的天籁之音。蛙声如歌，庄稼拔节，意趣天成，乡村沉醉在祥和美好的时光里。待到夜深了，如玉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中，人们都钻入了蚊帐罩着的竹床上，头枕着这不绝的蛙声酣然入睡。

故乡有农谚：“青蛙咕咕叫，丰年来报到。”蛙是害虫的天敌、农田的天然守护神，据统计，

洋芋枝蔓缠地，洋芋花儿刚凋，欲待成熟的时节，我们还会刨一些洋芋，埋在火堆里，等玉米吃完，又接着饱餐一顿烤洋芋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时常想起小时候一些事情。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，我们不能像现在的孩子一样，接受很好的教育，消费享受高档的东西。但我们也有自己难忘的童年，农村就是我的根，小山村就是我们的一生牵挂。那缥缈缈缈、四处零落的炊烟，飘荡着我对昔美好时光的憧憬和向往。炊烟升腾的地方，就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。炊烟的味道，也就成了我磕磕绊绊、挥之不去的情感寄托之处。

人们常说，家乡是一个代名词，也是一个人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食粮。对我来说，家乡除了感激和怀念之外，家乡小山村生活的零散记忆和琐碎事物，比如群山、丛林、田野、小溪、乡路，还有轻纱漫雾，如影随形的炊烟，便是我灵魂最终的皈依。

怀念那一缕亲切温暖的炊烟，怀念那一方脉络清晰的小山村圣地，要怀着虔诚的心灵去轻歌浅唱，顶礼膜拜。

每只青蛙每年可捕食上万只害虫。家乡的父老乡亲也总是把蛙鸣的响亮和稠密，与庄稼的丰收联系在一起。谁家稻田蛙声愈闹，谁家稻子收成就越好。辛弃疾在其著名词作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中写道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乡村的丰收景象，引发了诗人的好心情，听取那一片蛙声，想着丰收在望的庄稼，心中激荡起满腔的喜悦。那一份期待、那一份赞誉，也把青蛙之于农事的功劳渲染得淋漓尽致。从此，我也终于读懂了乡亲们听取蛙声时的感动和虔诚，他们祈愿着家乡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小日子能过得和和美美。如果哪一天他们没有听到这美妙的音乐，就会不约而同地相互询问，今晚的蛙声呢？

“清心听鸣蛙，胜于俗子语。”月色如水，一揽蛙鸣入怀，听蛙鼓琅琅，与大地同眠，把心融于田园，把情融于自然，点点滴滴渗入心底，不禁迷醉在这温柔的梦里。

诗话 节令

风掠过广袤的田野，金黄的麦浪此起彼伏，麦香如缕，萦绕鼻尖。漫步于麦田间，嗅着沁人心脾的麦香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千百年前，那些文人墨客笔下的麦收盛景，如同一幅幅绚丽的画卷，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，以直白质朴的语言，勾勒出麦收时节农家的繁忙景象。紧接着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，更是将农人在烈日下抢收的艰辛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而“复有贫妇人，抱子在其旁，右手秉遗穗，左臂悬敝筐。听其相顾言，闻者为悲伤。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”，诗人不仅描绘了麦收时农人的忙碌，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生活边缘挣扎的贫苦妇人，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贫富差距，展现出对底层人民深深的同情。

麦收时节，天气的变化牵动着每一位农人的心。“五月江南麦已稀，黄梅时节雨霏霏。”陆游的《初夏绝句》道出了江南麦收时多雨的气候特点，也暗含着农人对天气的担忧。唐代雍裕之的《农家望晴》中“尝闻秦地西风雨，为问西风早晚回。白发老农如鹤立，麦场高处望云开”，描绘了一位老农在麦场翘首盼晴的画面，其焦急期盼之情跃然纸上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四时田园杂兴·其三十一》中写道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生动展现了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各司其职的场景。而夏夷中的“六月未禾秀，官家已修仓”，则将麦收前农人们既要忧心收成，又要为赋税发愁的无奈与忧虑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麦收，不仅是农人的辛勤劳作，更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“高田种小麦，终久不成穗。男儿在他乡，焉得不憔悴。”汉乐府里的诗句，虽表面写小麦未成熟，实则借物抒情，表达游子思乡之情，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小麦丰收的渴望。“小麦青青大麦黄，原头日出天色凉。妇姑相呼有忙事，舍后煮茧门前香。”范成大的这首诗，描绘出一幅温馨和谐的丰收画面，煮茧的香气与麦田的清香交织，让麦收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与温情。

“打麦打麦，彭影魄魄，声在南山应山北。”宋代张舜民的《打麦》，以富有节奏感的语言，先写打麦的巨大回声，展现繁重的体力劳动。随后“大妇腰镰出，小妇负筐逐，上垅先挥耒，下垅已成束”，描绘出田家人趁天晴抢收，分工合作、默契配合的场景，辛苦中透着收获的喜悦。

“麦秋正急又秧迟，丰岁农家喜事多。”宋代戴复古的这句诗，短短十四字，便将麦收时节的忙碌与丰收的喜悦凝练其中。元代许有壬在《喜雨》中，细致描绘小麦生长与收获的场景，丰收的景象如在眼前。“小麦深如人，澶漫不见地。一苞十餘茎，一茎五六穗。实粒大且坚，较岁增三倍。获获载满车，累累横街尾。”北宋状元郑骞路过中原，目睹“小麦深如人，澶漫不见地”的景象，麦浪滔涌，似要将天地吞没，“一苞十餘茎，一茎五六穗”，他用具体数字，彰显大地馈赠的丰厚。苏轼也曾于宋时晴空下，见“千畦细浪舞晴空”，大麦、小麦的丰收盛景，让他心中生出“惭愧”，这是对天地生机的敬畏。陆游在《初夏闲居》里写“麦熟村村捣麦香”，简单几字，石磨转动之声似在耳边，炊烟袅袅、麦粉香甜弥漫在空气中。他还在另一诗里以“小麦方秀大麦黄”，像画家般勾勒出青黄渐变，麦芒沙沙私语似可听闻。

范成大在诗中写道“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”，展现农民丰收喜悦、赞美勤劳美德的同时，也流露出对辛苦劳作的同情。从《诗经》里“麦麦黄黄，岁岁饱食”的低吟，到如今联合收割机的轰鸣，麦收始终是华夏大地深沉有力的心跳，承载着千年农耕文明，在历史长河中从未停歇。

古诗词里的麦收，是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，是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关怀，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更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生动写照。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，传承着文化的基因，让我们在欣赏诗词之美的同时，也能深刻体会到劳动的伟大与生活的真谛。

征稿启事

为突出政协特色，发掘政协文史资源，本报对《记忆》版面进行改版，开设《文化》《岁月》两个专版，轮替出刊。

《文化》专版，以弘扬民族文化、探寻时代生活、折射文化价值、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，开设《悦读书吧》《似水流年》《往事如烟》《美文小札》《佳作欣赏》《光影瞬间》等栏目，刊发读书、随笔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佳作。

《岁月》专版，以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，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，开设《红色记忆》《三秦史话》《史海钩沉》《人文风物》等栏目，凸显地域特色，讲求事实准确、故事性强。

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，欢迎各级政协委员、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，优稿优酬。

投稿邮箱：
gejiedb2002@126.com
联系电话：029—63903884
《各界导报》编辑部